

华夏学人文库

无意抒情

石红许 著



中国戏



无意抒情

石红许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目

无意抒情 / 石红许 著 (华夏学人文库 / 夏寒 王伟主编)

— 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.2

ISBN 7-104-02061-6/Z·42

I.无… II.石… III.华夏… IV.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V.1217.1.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2573 号

华夏学人文库·无意抒情

石红许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:北京发行所 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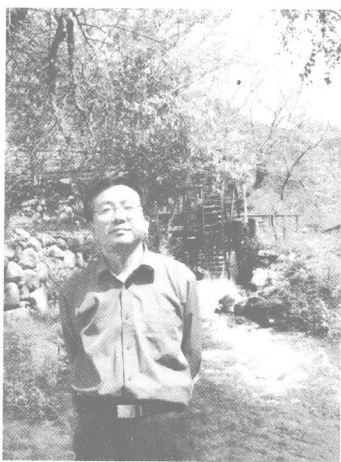
首钢矿山劳动公司印刷厂 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开本 4 印张

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册

ISBN 7-104-02061-6/Z·42 定价:12.00 元



石红许，1967年5月生，笔名竹由，江西鄱阳人。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曾在波阳报社、上饶日报社、上饶晚报社、波阳县人民政府任职，现供职于上饶市文联，《上饶文艺》主编。2005年获首届“中国散文精英奖”。

出版有四部散文集《青葱岁月》、《在城市流浪》、《江畔手记》、《无意抒情》。并有散文在《大江南北》、《饶河风》、《同一片蓝天》、《洒向新世纪的花雨》、《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》、《铜钹山的鸣唱》、《中国作家金秋之旅笔会获奖作品选集》、《中国当代散文大观》第三卷等多种文集选编。散文散见于《散文百家》、《散文世界》、《江西日报》、《星火》、《当代小说》等全国多家报刊。

目
录

第一部分 那就是红柳

- 大河依然 / 3
无意抒情 / 7
石塘之夜 / 11
黑夜是白天 / 14
睦洲山人家 / 17
那就是红柳 / 20
生命之痛 / 22
父亲的笑声 / 25
有关乡村的记忆 / 27
石头如歌 / 32
凉茶泡开的情深 / 34
让自己松绑 / 36
阳光在身边蔓延 / 38
有谁陪我流泪 / 41
烟伴打工 / 43

第二部分 醉人的风情

- 周末去杭州 / 47
想有一个 mp3 / 49
一枚硬币 / 51
旅游途中遇“乡音” / 52
乞丐 / 54
春天,我们去信江畔走一走 / 56

酸辣藕片里的记忆 / 58

街名拾趣 / 59

方圆的魅力 / 62

醉人的风情 / 64

第三部分 彩虹桥遗梦

双龙之旅 / 69

灵岩洞记 / 71

南岩寺散记 / 73

彩虹桥遗梦 / 75

揽胜梭陀岩 / 77

梦回瑶里 / 79

在乌镇坐一会 / 81

南平散记 / 83

拉手怀玉山 / 86

雨中浮桥 / 89

骄傲的出行 / 90

地下神秘石窟 / 92

第四部分 两公里的爱

半杯红葡萄的爱 / 97

两公里的爱 / 103

好好经营感情 / 109

擦肩而过的一段情 / 115

爱情流淌在血脉中 / 121

后记 / 123

那就是红柳

第一部分

大河依然

(一)

平生只坐在火车上看过黄河，找出地图查阅，那里是豫鲁两省交界处。

黄河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咆哮的、奔腾的，滚滚而来，呼啸而去。

但是，我见到的黄河那一段并不雄浑、壮阔，平平常常的，不客气地说，还抵不上我曾经居住过江南小县鄱阳古城前流经的一条河流——饶河。

那是1999年5月，丁香花盛开的季节，我坐在前往北京的车上，脚下是京九铁路。快到黄河大桥时，我睁大了眼睛，凝神屏气，盼望着心中的黄河、仰慕已久的黄河出现。是的，她出现了，在河南台前境内。车上一位经常路过黄河的乘客淡淡地说，那就是黄河。他的轻描淡写于我不啻是一种打击，我心里的黄河怎么变得有些瘦弱，有些温文尔雅。

我哑然，但是，很快就释然开来。

我总算见到了，见到了无数次用手指在纸上翻动过的黄河、千百遍用嘴唇在歌里碰撞过的黄河——

“长江、长城，黄山、黄河，在我心中重千斤……”

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

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……”

……

都给人以激情,给人以力量,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。

车窗玻璃上斑驳的阳光在摇曳,相对黄河而言,分明黯淡了许多。还没等我从纷乱复杂中清醒过来,还没等我隔窗临河长啸一声,匆匆地,黄河已被“哐啷哐啷”的车轮声甩在了身后。就那几分钟,火车载着我的思绪飞越黄河,足够让我回忆一生。

我想火车南下返回时,再看一眼黄河,但恰逢晚上,根本看不清了,只得带着一丝遗憾离去,像一个被母亲抛弃的儿子,伫立车窗前,我黯然无语。

倘若有人问我到过黄河吗?我不知道这样表达是否准确:车过黄河。

黄河,依然在我阅读过的书籍上,在我吟颂过的诗词里,在我驰骋过的梦境中。黄河,让我在惊鸿一瞥与思绪万千间完成了一次内心的交替,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抵达了我的黄河。

(二)

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。”文明黄河,见证了多少古朴沧桑、粗犷奔放。

黄河,她来自青海高原,来自巴颜喀拉山,来自约古宗列盆地。她蜿蜒东流,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,注入渤海,她传承了几千年的历史文明,她上演了一幕幕辉煌壮丽的剧目。

仰韶遗址、河套文化、殷墟、西夏王陵、大汶口文化……,黄河挟风裹雨一路洋洋洒洒,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中华文明的缩影,串起了一个又一个文化强盛的符号。

河流,是缔造文明的血脉。黄河,构建了泱泱华夏的灿烂历史。黄河,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她哺育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、华

夏儿女。

虽然我没有到过仰韶、大汶口等地看古文化遗址，但我为自己生在有着黄河的国度而自豪。我想，在有生之年，我还会再来的。我一定能亲眼目睹文明黄河，我要徒步沿着黄河岸边走一走、看一看，聆听她生生不息跳动的脉搏，感受中华民族的大气磅礴。

在电视里，我看过一个栏目“黄河人家”，印象极深，有一种冲动，为那执著的奔涌，为那亘古的绵延，不正是身上流淌的血脉吗？

那是一个黄河岸边普普通通的人家，以种地为生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收成的答案写在黄土地上，写在古铜色脸庞上，写在布满皱纹的巴掌上。

浊浪滔天带来的黄钟大吕般的巨响，是由无比的宁静烘托而产生夺人心魄的大美，因此我们在渴求精神感召的同时，仍需一种来自时间长河的平静。黄土高坡的沟沟壑壑间，清晨、黄昏时分，有多少炊烟升起，而那一缕是属于我的呢？

我想，等我有了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，我将选择黄河岸边一个寂寞的山村，每日枕着黄河的涛声，读书种地，过上一段魂牵梦萦的日子。

(三)

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还。”然而，黄河源头，曾一度出现断流。为什么会这样？

翻开厚重历史，在纤夫迷茫的眼神里，我们读到了黄河的浑浊；在诗人分行的牢骚里，我们闻到了黄河的呻吟。从东汉时起，这条源头清澈的大河，从此冠以“黄”的河流滔滔万里，携泥带沙，

那滚滚东去的一江浊水，诉说着满河的哀伤……

母亲河的乳汁，正慢慢失去养份。

是的，少数丧心病狂者为了一己私利，铤而走险，在黄河上游掠夺资源、捕杀珍禽异兽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我们在向产业化、现代化进程的路上，以透支为代价，以致黄河被无情地蹂躏、践踏和玷污，绵延万里的黄河两岸，森林在减少，并有一些工业污水侵入黄河的肌体。“流失、沙化”成了触目惊心的字眼。

黄河断流，我以为是她在做短暂的沉思，她在等待人类的良知。

早有教训：掠夺也好、侵害也罢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有人预言：面对自然的惩罚，人类的最后的一滴水也许正是自己的眼泪。有多少仁人志士、专家学者因此奋笔疾书，大声呼吁：保护我们的母亲河！

黄河养育了祖祖辈辈，我们没有理由袖手旁观。那么，就让我们从现在做起、从我做起，用行动来诠释保护黄河的理念！来演绎一泻千里的豪情万丈！

到那时，黄河将是蓝色的长河，从雪山飘来，从白云间飘来，流经中原大地，在闪烁的蓝色波光里，跳跃着太平盛世的舞姿。

到那时，我将站在“黄河入海流”的口岸，不为英雄豪迈而来，只想以自己一介卑微的身影扯起一面“河清海晏”风旗，作一次激情洋溢的抒情，让那飞溅到脸上的浪花化作对黄色的回忆而汇成对蓝色的赞美。

无意抒情

在多年前，我掌握的唯一抒情的工具是一支非常简单的笛子。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卖力去学会她，并把她驾驭得异常娴熟，让师范的同学（包括女同学）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我的师范是在县城读的，一个我至今提起来仍然不喜欢的学校。谁叫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父母爱莫能助，几乎是命令我报考师范。进去后，凭我的智商，很轻松就可以毕业的。功课的简易成了我学吹笛子的直接因素。更深度的原因，我认为是自己的孤独。当时，我觉得我今后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，三年后无非是到一个乡下去当孩子王。

或许是由于这种观点的支配，我从少得可怜的饭菜票中抠出五毛钱，买了一支虎纹状笛子。没有人教，我也就是自己摸索着学，到学校图书馆借笛子方面的书对照学，让忧郁在“咿呀咿呀”的笛声中打发了。当时，学校也要求师范生掌握一门技艺。班上其他同学在“八仙过海”，有学绘画的、有学书法的、有学声乐的，当然，最让人羡慕的是写诗的。学校操场一条走廊上有两块用水泥砌起的黑板报，他们经常在上面发表诗歌，这是很风光的事，因为低年级女生是诗人的“粉丝”（崇拜者），相互用笔记本在传抄。那时，要是谁的诗歌在县报上发表了，那会全校轰动。

诗歌是很好的抒情手段，我当时压根是不懂的。直到我毕业后几年，听说有一个校外流浪诗人（其实是一名汽车修理工），就凭几行诗歌硬是把一女生娶回家了。我照常的在笛子里做着自己的

“姑苏行”般的青葱梦，不去想未来。比我高两届的一位校园诗人，当年红得发紫，毕业后还留校任教。班上的女生走路时看见他，会马上脸红。我当时真不明白那是什么力量，幼稚地想诗歌一定是很有缘分的分行句子。

我依然沉迷在竹管里打发孤独，我想不会有什么作为。渐渐地，我的笛子声名远播，这是在一次学校晚会上大家发现的。我吹了一曲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，全体师生用热烈掌声告诉我：很棒！从此，我越发努力练习吹笛子，夏练三伏，冬斗雪吹，把支笛子弄得满校“风雨”。在师范，我除了唯一一次在学习上获得奖励外，其余的奖项都是和笛子有关的。最特别的奖是一封邻班女生颁发的信件，其中一句话我至今记得：枕着你的笛声睡觉是一种享受，你的笛子吹开了我的青春。遗憾我当时不很明白其中蕴藏着真谛，错失良机。

毕业时，我的笛子吹得已经很风光了，到县里比赛获拿了一个大奖，在学校更是一枝独秀。毕业后，顺理成章我分配到鄱阳湖畔的一所垦殖场中学。所有的繁华都已经谢幕，留下来的是四面土火砖墙外带一扇木门，还有挂在墙上的笛子。

家人叫我好好教书，不会有人改变我，路在脚下。父亲是中学老师，腰杆子在讲台上挺了一辈子，他不想献媚事权贵，彻底粉碎了我的城市梦。但我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强烈的梦想，羡慕许多同学找人分配到乐平、景德镇、九江等地的煤矿子弟学校。

学校有一台破风琴，我争取到我的房间来了。在景德镇逛书店，我无意中看到一本《作曲法》，买回来学谱曲。我决定在“1、2、3”里麻醉自己的欲望。那时，我订阅了《音乐周报》、《歌曲》、《心声》等报刊。1986年，将近有一年时间，我疯狂地作曲，足足有几十大本，“南腔北调”尽收其中。我的歌曲旋律偏向舒缓、缠绵、朦胧，歌词大多来自杂志，有少部分是自己仿制写的。每出炉一首后，第一

唱者是我自己，自哼自吹。这是我学会的另一种抒情方式。

很多的原因，只坚持一年，我就放弃了作曲。最遗憾的是，我竟然没有保留一首我的作曲，在几次搬家中，歌曲文本全部买给了收破烂的农妇。那时，教音乐课，我还让农村的孩子唱我的歌曲，听着熟悉的旋律，我悄悄流泪了。没有知音，在闭塞的乡下。我就喝酒，酒后吹醉笛。门外、窗外总有胆大的趴着偷听，以至我拉开门他们才发现，作鸟兽状散开，远远地跳跃、鼓掌。有几个十七八岁的大女生闯进来，我对“师生恋”有强烈的反感，条件反射地拒绝她们进入我的私人空间。

抒情对我的现状是一种嘲讽。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再写下去了。19年后的2005年，我见到培养杨钰莹的吴颂今、见到《心声》主编熊纬，谈话中，他们甚至惊讶我的音乐领悟力。当然，现在我不想去作曲了，那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，成为一段很抒情的回忆。

写作是一件痛苦的事。从小学老师教我写作文起，我对作文就一种莫名的恐惧感，引发到敌意。每次都是硬着头皮交作文本，发下来时就诚惶诚恐，批语从来没有对我微笑过。好在数学凤毛麟角，不至于成为差生。学心理学时知道，原因在于自己形象思维能力上。恰恰是一个不善于抒情的人，理论上已经判了我“死刑”，却混进了作家队伍。我的老师、我的学生对此表示强烈的不解。这也没有什么对错的。我当过不到9个月的县府秘书，那种文字我写了又重写，真的努力了，用了很多功夫，县长就是不信我，我写的东西经他过目后总是涂画得脸发烫。那段时间，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难捱的日子。县府后面是芝山，下雨了，我就上山走走，眺望鄱阳古城，回到办公室，心情低落，写了《春天，怀念在芝山》、《汉墓随想》等，后一篇刊发在一家大型散文杂志上。

出差外地，一不小心遇到写作的人，听说我的名字后，居然有

人肃然起敬，说我的什么文章煽情，贴进了她的剪报本。我真的没有刻意去用自己的文字赚人家的眼泪，有点冤枉。

现在，我还是怕写作，面对文字的感触，我会流泪。我愿意活在笛子的韵律里。写作时，我喜欢听上一曲舒缓悠扬的笛声，有时我还会自己操练一番。我不大愿意有人用“入诗入画”来描述优美的笛声，认为这是好事者在画蛇添足。我更愿意有人看见一幅字画，而赞美：真是“凝固的音符”。其实，它们相互又有何干呢？！

石塘之夜

一个很普通的夜晚，我却不能忘怀。

那是 2004 年铅山石塘重阳之夜。

那是一个陌生的小镇。

印象中，那里没有犬吠，非常的静谧。我住在一家不知名的旅店里，据当地朋友介绍，应该是石塘最好的“星级宾馆”了，还有热水洗澡。入夜，连楼下有人经过时的脚步声，清澈的溪水缓缓流过的声音，窗外一片树叶飘落声，都能听得真真切切。面对这样一个地方，我想，它比繁华的城市要让我感动得多。

总是在秋天，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乡村的夜晚，任她剥尽衣纱，但不要剥夺我的思维。这是一个很适合思考的地方，想一些眼前的或是遥远的人和事。

走进石塘，缘于通过纸质媒体认识的石塘人卢志坚，他生在此地，长在此地，与共和国同龄，乃一个木工，居然对文化无比厚爱，甚至有点痴迷，让我等喜好文化的人也自叹弗如。

在他家里做客，他首先让你看的是名家的字画，比如饶草荣的、陈静吾的，还有暂不见经传的书画界刚露尖尖角的“小荷”。说起字画，他滔滔不绝，这幅画怎么得的，那幅字来路如何曲折，一幅幅从自己制作的精致木盒子里拿出来，爬上木梯挂在墙壁上，再一幅幅地取下来，那个小心、那个虔诚，尤其那个满脸洋溢的喜悦，让人羡慕他生活得很清淡、很儒雅。一幅字画就是一个故事，如数家珍，等他说完了，我脚也站酸了，他才说一声“对不起，忘了